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壽序一

文先生六十壽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爲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誅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爲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兵至在先生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壽序

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盡謝其職而脩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西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僂然儒者也將襍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先生曰諸君有親不



10246

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庵先生以同里而異術豎義相論難婁之人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迺卽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予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奏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爲煖瓿盎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欷况兄弟親戚之洳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鞞鼓之聲日闐闐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

尋丈也予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緯象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游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焉齊得喪混欣戚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爲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噫嘻此真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勿及也

陳確菴尊人七十壽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
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
者棄妻子變名姓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
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
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嘗仕於朝
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具甘臠以養老母而陳君
則壯子也所恃以特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
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
屨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
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
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
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子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
嘆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
直溪以東其土境坳其俗樸陋自元宋來若胡如
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尚有
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
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

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獲數十鍾又以尚湖
巴城諸水挾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
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操一小船販樵鬻苧往來湖
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
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隣里化之輒遣子
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諍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
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鶩聲
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
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
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
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予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
幾與漢陰之丈人潯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
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壒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改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驩志衍偕燕又好少年蒲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臥子獨據胡床難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目笑

梅村集三十五

壽序六

之曰何自苦臥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遶床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衍不幸沒於成都臥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

不至舐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按之不能舉其
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
已衰矣追念臥子疇昔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
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
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
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
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
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

梅村集二五

壽序
七

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
之其爲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仙詭異之
說附著其傳以爲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
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
摺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
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
莫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
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耄而有壯容震而矜
之以爲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

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
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
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
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
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年尚五十
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
紀皆易世之事日月濶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
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臥子
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爲造物所留以當文獻

梅村集二二五

壽序
八

者亦往往見焉余旣自力於學懼勿克而以勉燕
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叙之若此

張敫菴黃門五十壽序

吾友張敫庵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敫庵躬蹈險巇懂而後免今年敫庵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敫庵爲其愛弟西銘之有敫庵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維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敫庵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

梅村集二

五壽序

之名聞於天下敫庵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彊記發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俛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馭三龍於長塗斯敫庵當日之謂矣旣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飄風隕籜湮沒無遺而敫庵魁壘特達方用科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爲敫庵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

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宰山城直節強項大吏
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
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手中繕寫未上夜
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
其人得請名捕中外爲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
闕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
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
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
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

梅村集二五

壽序

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
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
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譏讓不
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
謝卽釋然胸懷無纖介之恨此其公直顛亮得之
天性真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
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壬夫設
械幾罹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
以爲恨救庵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

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
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
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
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
巷之娛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妝庵則姿容
瓌偉飲嗽日可三升常見其捕博爭道獨酌引滿
呼小僮搥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袂激昂大噱不
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聞其後日所就
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救庵之語人曰梅村知
我勝我自知故於其覽揆之祝不爲夸詞叙素心
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
爲救庵壽矣

梅村集二二五

壽序
十一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穎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穎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虛先生先生入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二

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哀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攜攜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吏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

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啓崔後渠諸公皆忼爽澗
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齷齪拘謹以爲常先生
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忼慨極
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
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
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卜居穎上先生
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游
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
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三

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嶮阻浮
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
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穎上相去固已遠矣雖
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遠以視人世之危疑患
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
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
加鬢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衰
衰不倦偉業顛毛斑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
而憂患蹙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視慚歎以吾師爲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廻翔宮相幾及大用旣而從吾師西谿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爲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鑒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爲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彊諫彪炳史冊運會有盛衰人事有險易遂使再世之

梅村集二

五壽序十五

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壁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藝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爲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爲選與駸駸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跣躄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

狗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
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
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觀只其
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利方爲圓不以違
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
嚮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
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
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尚小人便目之以騏驥
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

梅村集二五

壽序
十六

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齋志以往
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迺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
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
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關木索不以爲辱辭
玄纒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
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
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
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食及餘生孜孜搜
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催劫火

此觀只所以圖令名而垂不朽者也非溪之上練
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旣蕩於
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關平臯灌蔬壤誅茅
避跡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
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酌杯酒以興懷
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
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
瞻也兩賢旣沒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
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
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
也少壯登朝羈縲末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
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迨
遙乎網羅之外蟬蛻乎塵垢之表不啻醯雞腐鼠
仰觀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
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粥然其氣溫然言呐呐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爲俗其法當以擊豪強清反側而區區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爲政哉旣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十八

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參用之以治天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興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清淨而寧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礪負能名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豈所論於新造之日子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効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彊正儼然擊斷之能吏乎迺至勸耕桑

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心爲質惻惻無
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雖其天資醇
厚而居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
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入京師者太公必
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
役其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爲
兒童時樂浪玄菟之間暴骨如莽流血成川父子
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
爲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

梅村集二五

壽序
十九

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宜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國家吏治
之盛而太公之教忠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吾又
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離乎
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爲歌詩以勞苦之如小雅四
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爲之咨嗟太
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
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爲南陽之故人代北
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

也人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於序正其齒位名曰婁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輟食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間以勞之肆筵以綏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二十

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識所謂孝夫孝有不貴德尚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醇至異日者進爲公卿而太公齒德彌邵

天子三雍告成脩授凡乞言之禮求國老於上庠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惇史固不僅與閭師黨正效祝嘏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俟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叅愚山施公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黑白二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孟昉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余者十五年自余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旣仕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二十一

而踪跡叅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惟聞與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祿築春浮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勝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繹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慷慨好義不恡施予嘗蠲田穀數千石具饗殮以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屏屢飾厨

傳勝流歛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可大師精研性
相疏通證明刹廟之倡施伊蒲之供養傾囊倒屣
惟恐或後甚矣孟昉之爲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
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
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愁山紫柏二大師
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
而盛其傳雖千里而遙猶同堂也伯玉之出入必
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
講寃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二十二

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
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冊於
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
與兩弟發願葺事經營欣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
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佛
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
昉今已五十追溯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
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不可
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

謂春浮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
書彝鼎茂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措拄道
法爲縉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
宛陵而龍眠之徒衆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
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
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
詎止於此乎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梅村集二十五 壽序
二十三



...其止外也...
...夫賢者...
...公皆吳人...
...宛陵而龍眠...
...夫賢者...
...詎止於此乎...
...吾將爲書...
...以問之焉

梅村集卷第二十六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官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先朝之邳隆而余已駸駸乎未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輒苦未能今泯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紱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

程度數捧英觴之節出使諸藩肅將歲事不擾亭
傳乘皮束紡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措注中
外築賜坐已畢卽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
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閨門之內規重矩疊訓
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祿爲
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亥宰陳
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脩公執友也折輩行
與游先朝論画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山人後
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亞當其搜羅鑒別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
狂呼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閭奧晚
更蒼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
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
署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
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
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宛觀
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
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烟巒洞窟風

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
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
感懷今昔雖居賜第游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
調日急生計侵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
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
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
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
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勤
讐插架千卷賓朋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据出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三

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做白
香山陸渭南諸子濡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
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
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画專門已也唐宋宰執世家
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
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
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卿
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
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

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大僚所
莫及足以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禪爰告
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
言亦堪登禪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
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旣以史筆紀斯
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
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
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
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
竊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末再拜以爲獻焉

梅村集二十六

詩序
四

申少觀六十壽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叅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袞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叅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閣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叅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歸然長德其季弟曰進士維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五

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施哀然名冠鄉書聯雋禮闈知其爲大叅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施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借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闕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定偕伉儷袒裼奉觴絲衣紛悅重輝疊武一時豔稱盛事今躔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袞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

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
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
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際繇
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
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
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
私第其姻妮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
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凋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
俎昭其饗其年爲尚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六

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
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
降水凋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
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
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棟萼有黃髮之宗子
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嚳尊彝玉守其器芸香
蠹簡守其書堂構壁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絳人甲
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

之有武子邠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鶻刷
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
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
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
頤其耆耄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
今國家以尉堠無警載干戈念此方之賦車
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
幢檠之宮芻茭之庠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左輕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七

俠竄名軍籍枯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
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怵於塗而先生之生辰
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篤
祐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蠹賊
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覩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年修祝嘏祝嘏之禮庶幾於申氏朋
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幸厚哉抑聞之天道酌
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叅猶噉於
一第馮公龐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

門早達游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
光顯矣而先生浮沈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
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
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
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頽靡家門榮盛無
帚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胤嗣倦
倦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
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
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萑祿者又可
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始未有艾而先生歷
年之永從可知已是爲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臯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羨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九

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輪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球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坊用興大獄以脩舊郟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鄆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臯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鑪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圖全如臯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已揮斥數千金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

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敷歷襄漢出入
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
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
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
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
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槩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
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
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
馬之游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

梅村集二十八

壽序
十一

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若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
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
竹陶寫耳迺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爲之
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
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朱儒而猶與吾黨講
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
亦可盍然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闔
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
子弟皆鸞停鵲峙揆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

門僭憲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
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媿美一德
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
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
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
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
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游而喪亂以後
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二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雋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裘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三

也若夫脫虎口就衽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衍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叅丁玉陽先生敷歷藩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有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所

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
不鏤自雕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
好無尤石相之滌廁臉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
墍茨此君之早歲好脩能自樹立不墮其家聲者
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
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搆拄通政則爲廣成侯
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
客邂逅君於疇人之中溫醇惻悞而論辨英偉心
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爲

梅村集二六

壽序
十四

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
行啓東觸忤奄豎阼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尚竟與
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
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
人才日孺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愼
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
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
逢年君旣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
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

緡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苦
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
谷變遷苑枯畢集銀臺旣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
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
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
則擅孝公無雙之譽膏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
申於後天之報大叅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
節纘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五

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尚能
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
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究命
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入
乎卽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
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
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
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
游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

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
兼既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
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
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
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梅村集二六

壽序
十六

編次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

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兼既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

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

錢臣宸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爲太平之民則淪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旣翁而中外媼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宸則猶之乎兄弟也臣宸以今年五十願得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七

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宸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舉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弢公爲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孚令少於余十歲臣宸少於都諫十二歲孚令以女女臣宸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已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叅奕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弢親大中

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
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
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
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爲榛蕪方
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
吾與臣叟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
游以娛晚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請卽人事求之臣叟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
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

梅村集二十六

書序
十八

而後登揚舲執籩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翻
翻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飲則載號載呶矣爲
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君則內行修
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
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
循乎若有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
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鬪乎燕
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
主人貌益恭賓或參語諧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

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
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
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
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品歛偷生而無所
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旬貲不足
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馫庾廩皆得
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縷削
絮罔弗覈也卬有取俯有拾廉從長御罔弗勤也
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九

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
祲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
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室之道也語曰慎德之
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
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
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
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
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
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脩

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幸舍
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悃悃無華者定其久要而它
人罕識其面彼夫游譚羈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
輩倒屣稍遲輒致背憎嗜嗜君獨隄防有素無由
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
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
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鏤院不收
諺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旣
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
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羸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
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
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常先朝豐亨豫大
之日躋雄班歷臚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
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
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
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
舉慈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
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

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闕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
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飭太息
動色年來附萼有零落之嗟燕尾有差池之感君
之中心彷彿皇常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
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
兩弟登九美瞻沛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
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偕方來心
水齊驅競爽福時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日者
舒雁行列眷鞫鞠脰而上壽親串盈門諸孫入抱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二十一

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
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
辟疆之園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
余弟余刊編鬻翰校讐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
以乞一花一石輒苦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
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
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
經廢耒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
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一詔仰望

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忤日愒歲而笑余言
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跂而埃之耳是爲序布葉門
羅舍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季穆於簡子
視此矧親節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
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枕
城南宋陳合爲一村草杜平分二曲墜陌而改票
互注門庭別業相連拾屐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
生之東隱備後天之遺教不唯弗如其端有四請
得而言焉

海甘美二六書序

清

考鐘代與孫內覽其卷中其文高柳澄潭小山叢篠
細鄰琴之圖書焉窺其意者高柳澄潭小山叢篠
辟疆之園野其益善也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
余弟余別編齋翰枝管補緝之未能孚令典衣物
以乞一花一石輒弗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
三四十載君之書披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
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
爲琴也慰喬之乎淇超而楚之耳具篋也樂事也
齋山之如心以分龍之曠於日樹德而笑余言

郁靜巖六十壽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胄簪纓家風季謹垂條布葉隱
耀舍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季穆於簡子
視此媻親郝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
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枕
城南朱陳合爲一村韋杜平分二曲墜陌而陂渠
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風好約平
生之衷素量彼我之遭逢余媿弗如其端有四請
得而言焉余蓮勺之田瀉鹵漢陂之畝污萊二頃

梅村集二十六

序二十三

榛蕪三時鹵莽况扶風掾史競篋錢刀京兆諸生
高譚盜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夫之悉索奚堪曾
無擔石之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穡沃野
樂郊獨裕淳風安農圃之遺足供常稅守高曾之
舊可救災年雖徐道覆船到蔡洲孤城無恙幸袁
山松功存滬濱滄海依然烟火不改乎區中蠲恤
偏邀於亂後此余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
頰提携袞師雖乍識之無通子尚未知黎粟敢門
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它人竹筥木屐愁

營少女之裝柜妝糧啼索孤甥之餌每觀衆雜
之爛燭倍添一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車小同攜
杖鯉庭一鶴兼八龍五鳳之奇蘭畹雙蓀儲九棘
三槐之勢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看左右曾玄豈
非厚幸最喜晨昏詩禮已足相傳矧羣從之琳琅
更門楣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名流荀氏中
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欸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峙
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効非還
疲曳趨長樂之鐘風雪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

梅村集二十六序

二十四

驚會逮徵輸解網再遇刊章蔡中郎專攻汗簡隱
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狂哉莫學後竟誰聞徒
是妨人作樂言之卽罪知者謂我心憂君則過燕
市之三條縱觀宮闕涉巖灘之七里遍訪山川偕
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爲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付
彼諸郎講堂湖濂雜真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鷄豚
之社閒窓抄晴雨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服習伏
勝之遺經藏書足守師維摩之妙偈學道非難此
余之不如者三也余受性尪羸攝生懈慢沈疾引

指約臂旬減半分何郎量腹爲餐日惟一溢腰脚
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宋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
敖之遊苦無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膏火
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遂斷房室晚
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寄閒心于白社分花種竹
遣逸興于青門狂歌而五字催詩傾耳而三絃度
曲藏鈎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腹笑
可容卿輩此余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
慍天性能安異同雖沈昭略舉止嶽嶽接之自若

梅村集二十六

序
三五

丘明士語言通脫處以嶷然攝衣雅步修輔嗣不
怒之風隱几凝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
俠弗與爲通程鄭術擅奇羸亦非其好頻追故友
漸避新知性不矜夫崖異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
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冲晦德難知斯其亞矣
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鄉推矍鑠之翁親串盈門賓
朋命駕複閣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綵几文
楸鬪玉子之枰花藥成行松篁答響鶴飛緱嶺雲
飄子晉之笙鹿御蓉城盤剝安期之棗擊歌鐘于

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河汾王公以解元登進士擢知吾吳之崇川崇壯縣也東連閩粵南達江淮鎮兵萬騎星羅碁布儼然有塞上之風邑長于斯者欲使兵民兩安文武輯睦實難其人吾王公父母是邦百姓之顛危悉起什伍之風鶴無驚治行遂爲江左冠督撫臺省交列薦剡輒署上考 朝廷嘉其廉善例得 誥封褒贈將出殊典猗歟休哉可謂榮矣嘗觀漢之寵循吏者多以璽書獎勵增秩賜金而使之久其

梅村集二十六

序二十七

任今法亦猶行古之道也公門下士有郁子青南名棠以學行受知雅爲武城所禮重于是邑之薦紳先生及諸父老諗之於郁子曰甘棠之蔭于今三年考功如是其已最也 恩綸如是其將渥也今九日令辰龍山高會值岳降之期朋酒之享實在於茲其能忘兕觥之獻盍乞言于大君子以侑一觴乎郁子領之以爲非偉業言不足當吉甫之誦清風天保之歌南山也介邦人之書造門伏謁余亟應之曰某之食德隣封舊矣居恒熟其治譜

章章在人耳目蓋可得而言焉東沙瀉鹵以漲海
爲城郭養兵秣馬取足賦稅稍不如期則庚癸輒
聞不可以常法治者公爲之垂簾勸課以深仁厚
澤相固結士民服其教化孝弟力田無復向時出
沒波濤之習牛車襁負不煩桁楊之議其後而至
誠所感鯁鯨遠徙昔之地接蓬萊與海市蜃樓相
隱見者今則廬落如烟烟火相望此漢唐循良之
書所未有也公性狷潔澹泊明志鳴琴退食酌水
自甘澣衣濯冠行止率如寒士其耿介大節超出
倫等春秋循行郊野輒引老農問其佳麥良繭察
民疾苦而補助之簿書期會之暇數接賢士大夫
談經講藝上下古今而扶風掾史京兆功曹則屏
息重足不敢少望顏色其興會所寄獨嗜圖籍當
河陽花煖青箱萬卷如置身石渠天祿中而北苑
南宮之筆右軍太傅之書靡不割清俸以佐琴鶴
紛紛俗好都不入其胸次墨莊之外蕭然無辦其
赤文綠字卽公之鬱林片石也雖昌黎之在潮東
坡之在杭流風遺韻如同一轍蓋公之廉能得諸

天授而家學實有淵源自文中子紹法孔孟代出
真儒公之府君諱萬基由明經司訓西河虔奉太
上一編甲申間避難石州城將陷府君夢白衣人
自稱太上垂救甚力卒免于難爲善之報此其一
驗積厚流光篤生吾公掇巍科作廉吏而文中之
績學府君之砥行亦藉以弘闡閱而祚民社則公
之由司牧而登卿貳由強壯而躋期頤也宜哉行
見玉堂紫誥金馬朱綸纍纍若若將與彭咸甲子
並進無疆也已某之祝公異日者寧有涯量哉海

梅村集二十六

序二十九

濱僻壤薦更湯火自公來蒞茲土工虞禮樂漸以
修明夫里征徭漸以休息旣富方穀物無天札絳
縣有復陶之老人康衢多鼓腹之野叟琴堂大年
有不與百姓共之者乎請爲之歌豳風曰九月肅
霜十月滌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可以進一觴
矣謹拜手而爲之序

梅村集卷第二十七

壽序三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溪以余之習於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以無憾卽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旣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繇都給事中抗疏

爭國本爲名臣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猷畎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骫骳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都新立幼洪入爲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可爲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郅用宅事下幼洪詔獄而北兵已駸駸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刊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洪則當之初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卽其人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

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黃避兵皆懂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而慶幸耶余旣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顧母陳孺人八十壽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余具伏雌之饗茶香酒冽醯醬調美中置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鷄進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四

母自以萊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常有四方車轍今以涓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帷而聽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涓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啓禎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錄齋相繼取科第而麟士

與子常譚經講藝於江村寂寞之濱遠近日之曰
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
蚤世無後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措拄橫爲強
奴佞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其竊邑黑眈逃
奔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
兩子其少者尚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
償井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壻家間一歸故居廼至
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
徒輜駟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

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門南郭之間無復過
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
得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
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
爲之經營贍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
爲比廼十餘年來刻其遺集俎豆之學宮田疇廬
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所
得不旣多乎伊人之誦母也辟績佐養以著其孝

卜媵視寢以著其仁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飭僕
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迎致
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
勛勩草奏將薦於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儒者
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理如此
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
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
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
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六

隨之樂已咸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
而行彌邵而伊人學殖益富爲世鴻生有以躋親
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義增徽彤管且與孺
仲賢妻龐公嘉耦並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
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卽以當春酒之
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爲孺人道也甲辰季冬
同里梅村吳偉業拜撰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壽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蓍來天下精彊開濟駿雄濶達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銜

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七

部也甚爲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爲能已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澧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爲通政司叅議者而族始大蓍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訥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仲晉公卽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蓍來成

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簞節還家入
典銓曹版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
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
禧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
子無不躡履到門迎閣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
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
傑公府儁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爲
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仞
於庭餼牽體薦之物駢羅而疊陳揆擊吹鼓之音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八

族居而邇奏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
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
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燿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
据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
醇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
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
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第宅園林尊彙書畫
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冶公
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

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
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
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未流始於
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
撓峭覈爲方嚴取與以過絕苞苴持臧否以痛繩
流俗詎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
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
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
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橐餽屣履之用居恒慕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九

孔文舉孫賓石之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
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
租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
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嗛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爲
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舊來姿
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貲產中微
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敝車羸馬以
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惡知名當世
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問文詞居莊助枚

臯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
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潁考叔之告鄭莊曰
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
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
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於木門賃春織屨以事其
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齏鹽亦
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謙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
食擊鐘不遇則哈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
之正已耳茅季偉庾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禮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
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
言語舉措時常獨能恩禮始終斯真羔羊素絲富
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
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舊來然當其服
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
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
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
伯之母誠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

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
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
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
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蹶輸將保持鄉里以
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婦之言此
卽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一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

梁溪秦留仙館丈以待從積勞之三年

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爲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

天子開南苑親試天下士而梁溪兩秦爲同榜克勤公由南宮第一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澣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綵纓束帶爵鞞偕介弟西向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二

立侯夫人纒笄綃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負墻其少者劍而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於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服脩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爲壽終宴無一人偕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鉅姓也秦望於梁溪于望於金沙梁溪之秦自大司馬

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
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啓於來裔金沙之于白
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
臺爰及再世廼誕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
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 神宗皇帝時褒甫
之從兄中甫以鈞黨摧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
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槩而褒
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
跌宕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泰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三

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
病早沒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
有何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脩持
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
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
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
人倫所難卽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
言於余也叙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
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

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
舅姑滫瀡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
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祖母之力是賴
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馳
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袞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
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
追陪留仙而廻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悅豫何其
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
鄧尉山中創構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

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
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
牢酒醴之奉珠玉簪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
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
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
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迺太夫人獨可以
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
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甕橋梁賑粥獨留仙
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

無媿色矣乎余友周子俶爲留仙所知實請余言
以壽太夫人夫子俶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
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
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
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俶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五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烟客王郡伯元照爲余道其宗盟之
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爲
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
俊其爲賢也藉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
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
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設容蓋
駕騏驎躬執轡而迎於郊旣入輶鞬鞠脰且脯自
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
夫人設帨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
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
典訓而號能言政惟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
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
旣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
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

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

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
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王

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 王是以惠顧前人之
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
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
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
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
雖然家門當荼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
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

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旣人
出良馬旣具而後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

梅村集二二七

壽序
十七

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笋瑤甕載以筐篚列諸兩
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
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
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
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羹加豆其用玉則璧
羹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
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葵父之尊周
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褉有唐
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鍾二

肄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嘆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滫瀡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嫺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餼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部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料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無負
國家推恩 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
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
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
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
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
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卽吾州兩王出
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
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
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旣熟聞公之賢又知兩
先生爲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
是爲序

梅村集二七

壽序
十九

吳孺人五十壽序

予門人王周臣既官中書舍人用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爲孺人而謂予曰先生知挺爲此官乎凡以爲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國家新造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禕翟之錫里人以爲榮又五年孺人

梅村集二七

壽序
二十

五十周臣乞予言爲壽蓋予交於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祭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僮指千人躒繙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糈醪槃勺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焉旣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頰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子同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

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爲之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
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譙讓孺人視顏色婉轉
之輒解卽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
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佐造於王氏二
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
當尊乎退而與諸娣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
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
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爲可紀宜人
當緱山旣歿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艱晚之中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一

其拮据也似難孺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
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
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徧亂
離搢括繇役其爲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擘
畫維持門戶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予因周
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迺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
還壽其親也如此

孫母郭孺人壽序

余嘗觀世家巨姓其爵位之蟬聯閱閱之光寵旣以誇耀於遐邇矣而家庭燕喜猶勤勤於知己之一言誠欲宣昭令德而淑問施於無窮也雖然非其鄉有魁壘者宿之大儒則不足知其門以外俾崔盧世牒著於閭史非其家有孝友懇誠之君子則不足知其門以內俾鍾郝禮法告之國人斯二者未易一二遇也吾友孫孝若以進士假歸省母而郭孺人屆期五十侑爵之詞鄉先達則請諸宗

梅村集三十七

壽序
二十一

伯錢牧齋先生諸父則請諸光甫光甫余同年進士舊泉州守也而又以其言屬余夫牧齋以文章重海內而光甫孝謹聞於郡國孝若之壽其母也於二者已兼之矣牧齋之言曰孫氏自世節先生父子以詩文節俠起家齊之雄長詞壇二子競爽恭甫兄弟名行烜赫此余所謂門以外之事唯宗伯足以知之者也光甫之言曰孺人方雅名家閨門之內不妄言笑伯氏卽世修內政禦外侮保持門戶以有今日者翳維孺人是賴此余所謂門以

內之事微也。甫何以知之。余齒德不如牧齋。懿親不如光甫。其何以壽孺人。無已。就余之得於孝若者。以壽孺人。可乎。孝若姿神吐納警速。風流好屬文。工詞翰。交天下賢豪長者。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吾以知孺人之賢而能教也。吾谷有喬木千章。楓林楮葉。賓客之來遊者。樽俎雜陳。絲肉競作。餽餽。鉅糝。炙繡膠左顧而歎。應手立辦。吾以知孺人之勤而有禮也。家有鬻尊千金。刻鏤龍文。丁公癸父。摩挲款識。而唐人所圖。應真十有六像。絹素筆。

梅村集二七

壽序
二十三

墨皆絕代。珍翫孝若博物君子。雅擅收藏。而於先世所遺。尤能護持。手澤吾以知孺人之敬而能守也。體自華宗。長於富厚。一門中從不下數百。其成進士也。無彊植兼并之風。無名豪武斷之習。無蒼頭綠鞵衣絲履縞之出入。無後房袷服鈿車寶馬之行。游吾以知孺人之義而有制也。余門人孝維爲孝若之異母弟。在孺而孤。迄乎成立。友于篤至。扶掖恩勤。廬舍田園。推肥取瘠。諸妹裝送。皆一情不異。中外親黨。殆無間然。吾以知孺人之仁而有

恩也爲孝廉十年中遭世變郡縣虎冠之吏肉視
大家其桀黠監奴酒食通關因緣乾沒交結魁宿
以爲俠里中主人持之以體臨之以威潛伏而彈
壓之卒莫敢動吾以知孺人之嚴而有法也凡此
六者微孝若不足以揚孺人之德微孺人不足以
成孝若之名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其是之謂歟
余猶記通籍之歲以年家子弟拜謁恭甫之尊人
子喬先生當是時孝若未就外傳而孝維始生先
生喜恭甫以得孫而憂光甫之無子也今兩家子
弟蘭芽玉茁而孝若掇上第就顯官過家休沐拜
母上觴鄉里聚觀以爲盛事蓋孫氏之福澤如日
升川至正未有艾而邇其再世發祥實啓自孺人
孺人其可以輟然而舉此觴矣余所以隨牧齋光
甫兩公之後敢具不腆之詞進者實以交於孝若
者深知於孺人者悉故不憚覩縷以致其頌且禱
也是爲壽

錢母譚太君六十壽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爲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禾有又鶴亦駿兩錢君爲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軍贈太僕凡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闇仲之長女闇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於錢爲松溪令孚于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旣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嫕莊靜之德辛勤黽勉者三十年用能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駿方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五

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屏母黨之懿戚曰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爲請伯屏之言曰予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爲少予濫叨一第雍仲齋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予之坎壈末路深以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耻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滄桑兵火爲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

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
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
爲中表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
顧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嫠以扶持將順吾以此
知夫人之爲婦也閤仲公於余爲外父行今夫婦
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
夫人之爲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
太君之爲孝若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端
皇帝之初紀方大憝始拔群邪黨據莫肯正言其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六

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
在位媿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卽松溪公也
踵松溪而起者逡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
立宮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
奄私人所布置思剗刃一二言者以挂天下之口
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爲陳東續者厯耳
至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眷鞬
鞠脛上壽於此堂者微君父神聖不及此又鶴兄
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

授中朝官松溪沿嘗調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搯擊流涕棄妻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大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光啓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嘗理吾不暇遠論請卽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島帥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七

定譚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未造崎嶇奔走沒於兵間閭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旣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耆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焉今以故舊姻婭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

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
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
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
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
兩公之請也已

10246

梅村集三之二
壽序



公之請也

34301

凡晴九月于盤吳以書致茲齋而余亦可無負於
燕然世升之史及謝路吾家之史
齋之歸而默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錢氏
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

